孤独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解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接受中国学者陈众议的采访时断言，他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孤独，而且他计划今后每年一部的新作也将有同样的主题。在同朋友门多萨的对话中，加西亚·马尔克斯指出，孤独是一种“人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而他自己则正是“专门表达这种情感”的作家。从他的著作来看，这一声明并非虚言。他的作品确实从各个角度描绘了孤独的种种存在形态：《家长的没落》诠释了权力的孤独，《枯枝败叶》诠释了自我封闭式的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诠释了爱情的孤独，等等。《百年孤独》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所有著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一部关于孤独的综合性“大词典”，小说的丰富和博大就充分地体现在孤独这个主题之中。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笔下，孤独是一个内涵极为复杂的概念。《百年孤独》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以自己独特的体验感受到不同类型的孤独情感，他们分别从个体存在的角度阐述了孤独的心理学内涵；其次，作为现实语境的拉丁美洲社会历史从更为广阔的角度、以更加沉重的态度展现了孤独的社会学含义。

在布恩蒂亚家族的所有成员中，第一代人霍·阿·布恩蒂亚和第六代人奥雷连诺·布恩蒂亚是最为聪慧、最为出色的。两者都是无辜地沦陷于孤独之中的好人。前者由于天才的想象力超越了大自然的创造力和人类科学认识的极限，从而步入高高在上的神秘的无人之境；后者则由于命运安排他成为家族的最后幸存者，同时也是不受欢迎的人，因此而备遭孤独的折磨。霍·阿·布恩帝亚创建了马孔多小镇，而奥雷连诺·布恩帝亚则在破落而孤寂的家宅中宣布并目睹了自己与之同归于尽的马孔多小镇的毁灭。霍·阿·布恩蒂亚和奥雷连诺·布恩蒂亚这两位布恩蒂亚家族中的杰出代表分别象征着人类的科学探索阶段和文明堕落的时期。他们都不是真实的人物，而是某种声音。他们孤独都是无可避免的，同时又昭示着一种境界和命运。

此外，小说中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还有奥雷连诺上校，他忍受着权力的孤独，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同情和共鸣。在奥雷连诺上校的一生中，虚荣心、自尊心、荣誉感标志着他走向孤独的足迹。

阿玛兰塔、雷贝卡和俏姑娘雷梅黛丝是小说中较为重要的三位女性，她们分别以恨、爱和纯洁展现了女性情感世界的丰富和复杂。从精神分析学来看，阿玛兰塔的行为体现为病态的症状，即所谓“吞没焦虑”：“为了与他人相联系，人需要一种坚实可靠的自主性身分感。然而，在生活中任何联系都会使个体面临丧失身分的考验，由此产生的焦虑就是所谓吞没焦虑。……”对于这种人来说，被人爱比被人恨更可怕，因为被爱就意味着被淹没、被吞噬，因为“被他人所爱，相当于置身于强制性的承诺之下。”阿玛兰塔就在这样一种病态的“吞没焦虑”中走向绝望和孤独。与阿玛兰塔相反，雷贝卡疯狂地投入到爱和性欲之中，希望被包围、被窒息……在丈夫神秘地死后，雷贝卡过上了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就像一个活死人一般，似乎在这样的孤独中体味到了某种平静。与阿玛兰塔和雷贝卡完全不同，俏姑娘雷梅黛丝是完美的化身。她有着绝色的容貌和最纯洁的心灵。但是，她的美似乎太过极端，她的心灵超越了爱、恨、嫉妒、同情、忧郁和痛苦等一切人类普遍的情感，趋向死一般的宁静。这一切都注定了她将无法久留人世，更规定了她孤独的命运。她的飞天之行象征着完美是无法在尘世间因存的，而且，对完美的追求是致命的，当然，更是伴随着孤独的。

在《百年孤独》中，个人的命运和孤独体验编织成了一部家族史，而这部家族史同时也代表了一部民族史。这个民族的孤独主要就体现在，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冲突再现了拉丁美洲人民无所适从的精神境况：这里的人民在自己的家园里却成了陌生人。在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西方文化成为拉丁美洲文化中的权力话语。西班牙式的教育标志着风度、修养和正统，而马孔多（小说中一个虚构的城镇，但是也可以被读解为整个拉丁美洲的象征）人原先那种自由而快乐的生活则被认为是充满了罪恶的。家族的女主人乌苏娜在媳妇菲兰达（西方文明和教养的典型代表）来到这个家族之后，陷入了“黯然无光的暮年的孤独”。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乌苏娜这位拉丁美洲人民的优秀代表丧失了原有的判断力：“那些靠直觉弄得清楚的东西，她想用眼睛去看，就失误了。”她不得不“完全改变了自己关于子孙后代的看法”。

随轮船和火车而来的一切都象征化地再现了拉丁美洲人民在西方霸权势力控制下所遭受的痛苦：他们认不出自己的市镇，相互残杀，丧失了原有的自尊和起码的人格，一切抗争和努力都归于失败，人们在绝望中走向最深刻的孤独——死亡。最后，马孔多小镇在一阵狂风中飞上了天，消失得无影无踪。

（摘自《名作欣赏》2001年第6期 昂智慧/文）